

政 治 形 势¹

(1917年7月10日(23日))

1. 反革命组织起来了，巩固起来了，并且实际上已经掌握了国家政权。²

反革命已经完全组织起来和巩固起来，这表现在三种主要的反革命力量经过周密考虑已经实现了联合。这三种主要的反革命力量是：(1)立宪民主党³，即组织起来的资产阶级的真正领袖，它退出内阁时，向内阁提出了最后通牒，为反革命推翻这个内阁扫清了道路。(2)军队的总参谋部和高级将领，他们在克伦斯基(现在连一些最著名的社会革命党人⁴都称他为卡芬雅克)有意识的或半有意识的帮助下，已经把实际的国家政权夺到手中，并且开始枪杀前线的革命部队，解除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革命军队和工人的武装，在下诺夫哥罗德进行镇压⁵，不仅不经法庭判决，而且不经政府批准，就逮捕布尔什维克并封闭他们的报馆。现在俄国基本的国家政权实际上是军事专政，这个事实还被许多口头上革命而行动上软弱无力的机关掩盖着。但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而且是带根本性的事实，不了解它就完全不能了解政治形势。(3)黑帮君主派的和资产阶级的报刊，它们已经从疯狂地攻击布尔什维克转而攻击苏维埃，攻击“煽动者”切尔诺夫等等，这就再清楚不过地表明，现在掌握大权并受到立宪民主党人和君主派支持的军事专政

的政策真正实质，就是准备解散苏维埃。目前在苏维埃中占多数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许多领袖，在最近几天已经承认了和谈出了这一点，但是，由于他们是真正的小资产者，他们又用最空洞的漂亮词句来掩饰这个可怕的事实。

2. 苏维埃以及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的领袖们，以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为首，已经彻底出卖了革命事业，把革命事业交给反革命分子，使自己和自己的党以及苏维埃变成了反革命的遮羞布。

这个事实已经得到证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出卖了布尔什维克，默许了捣毁布尔什维克报馆的行动，甚至不敢直接地公开地告诉人民，这是他们干的，以及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干。他们使解除工人和革命部队武装的行为合法化，从而就使自己失去了一切实权。他们成了最无聊的空谈家，正在帮助反动势力“转移”人民的注意力，直到反动势力完成解散苏维埃的最后准备。不认识到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以及目前的苏维埃多数派这种完全的彻底的破产，不认识到他们的“督政府”以及其他假面具的彻头彻尾的虚伪性，就根本不能了解目前的整个政治形势。

3. 俄国革命和平发展的一切希望都彻底破灭了。客观情况是：或者是军事专政取得最终胜利；或者是工人的武装起义取得胜利，而工人的武装起义，只有同经济破坏和战争延长所引起的反政府反资产阶级的群众运动的巨大高潮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取得胜利。

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是革命和平发展的口号，在 4 月、5 月、6 月，直到 7 月 5—9 日以前，即实际权力转到军事独裁者手中以前，革命和平发展是可能的。现在这个口号已经不正确了，因为它没有考虑到目前发生的这种转变，没有考虑到社会革命党人

和孟什维克实际上对革命的彻底背叛。冒险，骚动，分散地对反动势力进行反抗，进行分散的没有希望的抵抗，——这些对事业都没有帮助；只有认清形势，发扬工人阶级先锋队坚韧不拔的精神，准备力量举行武装起义，才能对事业有所帮助。目前要使武装起义取得胜利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上面所指出的事实和潮流相结合的情况下，仍然是可能的。不要对立宪和共和国抱任何幻想，不要再对和平道路抱任何幻想，不要进行任何分散的活动，现在不要接受黑帮和哥萨克的挑衅，而要聚集力量，重新组织力量，并在危机的进程允许进行真正群众性的全民的武装起义的时候坚决地准备武装起义。现在，不举行武装起义就不可能使土地转归农民，因为反革命在取得政权之后，已经完全同地主阶级联合起来了。

武装起义的目的只能是使政权转到受贫苦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手中，以实现我们党的纲领。

4. 工人阶级的党决不放弃合法活动，但一分钟也不对合法活动抱过高的希望，应当象在 1912—1914 年那样把合法活动和秘密活动结合起来。

就是一小时的合法活动也不要放弃。但是也决不要相信立宪和“和平道路”的幻想。立即在各地建立秘密的组织或支部，来印发传单等等。立即沉着地坚定地在这方面重新部署。

要象在 1912—1914 年那样进行活动，当时我们就是既讲要通过革命和武装起义推翻沙皇制度，又不丢掉合法的基地，无论在国家杜马、保险基金会、工会或在其他方面，都没有丢掉合法的基地。

论 口 号

(1917 年 7 月中旬)

在历史急剧转变的关头，往往连先进的政党也会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不能适应新的形势而重复旧的口号。这种口号在昨天是正确的，今天却已经失去任何意义，而且失去得如此“突然”，就象历史的急剧转变来得如此“突然”一样。

看来，全部国家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也会遇到某种类似的情况。在我国革命已经永远过去的一个时期里，比如在 2 月 27 日至 7 月 4 日，这个口号是正确的。现在，它显然已经不正确了。不懂得这一点，就根本不能理解当前的迫切问题。每一个口号都应当以一定政治形势的全部特点为依据。而当前，在 7 月 4 日以后，俄国的政治形势同 2 月 27 日至 7 月 4 日这段时期的形势是根本不同的。

那时候，即在过去的这一段革命时期，国内存在着所谓“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无论在物质上或形式上都表明，国家政权处于不稳定的过渡状态。我们不会忘记，政权问题是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

那时候，政权处于动摇不定的状态。临时政府和苏维埃根据自愿达成的协议分掌政权。苏维埃是由广大自由的即不受任何外力强制的、武装的工人和士兵的代表组成的。武器掌握在人民手

中,没有外力强制人民,——这就是问题的实质。这就开辟并保障了整个革命和平向前发展的道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是在这条和平发展的道路上最先迈出的、能够直接实现的一步的口号。这是革命和平发展的口号,在2月27日至7月4日这段时期内,革命的和平发展是可能的,当然也是最合乎愿望的,但是现在,革命的和平发展是绝对不可能了。

十分明显,不是所有拥护“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的人都充分考虑到这是革命和平向前发展的口号。说革命有和平发展的可能,不仅仅是指当时(2月27日至7月4日)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阶级、没有一种较强的力量能够抗拒和阻碍政权归苏维埃。不仅仅是如此。说当时革命有和平发展的可能,甚至还指苏维埃内部各阶级间和各政党间的斗争在全部国家政权及时转归苏维埃的条件下,能够最和平痛苦最少地进行。

人们对于后面这一点也是注意不够的。苏维埃按其阶级成分来说,是工农运动的机关,是工农专政的现成形式。如果苏维埃掌握全部政权,那么小资产阶级各阶层的主要缺点、主要毛病,即对资本家的轻信态度,就会在实践中得到克服,就会通过试行他们自己的措施受到批判。在苏维埃独掌全部政权的基础上,执政阶级和执政党的更迭本来是有可能在苏维埃内部和平地进行的;苏维埃内部的一切政党同群众的联系还可能仍然是牢固的,而不会削弱。我们丝毫不能忽视,只有苏维埃内部的各个政党同群众的这种最密切的、可以自由地扩展和深入的联系,才有助于和平地消除小资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妥协的幻想。政权归苏维埃,这本身不会改变而且也不可能改变各阶级间的对比关系,也丝毫不能改变农民的小资产阶级性。但是这会及时地有力地促使农民离开资产阶

级,靠拢工人,进而同工人联合起来。

如果政权及时转归苏维埃,是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这对人民来说是最轻松、最有利的。这是一条痛苦最少的道路,所以在当时是应该以最大的努力来争取这条道路的。但是现在,这个争取政权及时转归苏维埃的斗争已经结束。和平发展的道路已经不可能了。已经开始走上了非和平的、最痛苦的道路。

我们所以说 7 月 4 日是一个转折点,正是因为在这以后客观形势起了急剧的变化。政权动摇不定的状态结束了。政权在决定性的地方已经转到反革命手中。在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同反革命的立宪民主党妥协的基础上,这两个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发展演变使它们实际上成了反革命屠杀的参与者和帮凶。小资产者不自觉地轻信资本家,因而在党派斗争的发展进程中堕落到自觉地去支持反革命分子的地步。各党派关系发展的一个周期已告结束。2 月 27 日,各阶级是一起反对君主制的。7 月 4 日以后,反革命资产阶级同君主派和黑帮勾结在一起,半拉半吓地把小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拉了过去,把实际的国家政权交给了卡芬雅克分子,交给了在前线枪杀违抗命令者和在彼得格勒残杀布尔什维克的那帮军人。

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现在听起来好像是唐·吉珂德精神^⑧,或者是一种嘲笑。这个口号在客观上会欺骗人民,会使人民产生一种错觉,似乎现在也是只要苏维埃愿意取得政权或作出这种决定,它就可以取得政权,似乎在苏维埃内还有一些政党并没有因帮助刽子手而玷污了自己,似乎可以把已经发生的事情只当作没有发生。

如果以为革命的无产阶级会因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支

持过残杀布尔什维克、支持过在前线进行枪杀和解除过工人的武装而要实行所谓‘报复’；拒绝‘支持他们去反对反革命势力，那是极端错误的。这样提问题首先是把市侩的道德观念强加在无产阶级头上（为了事业的利益，无产阶级不仅一向支持动摇的小资产阶级，而且也支持大资产阶级）其次（这是主要的）是象市侩那样企图用‘道德说教’来模糊问题的政治实质。

问题的这一实质在于，用和平方法现在已经不可能取得政权了。现在能够取得政权的唯一方法，就是进行坚决的斗争，战胜目前实际的执政者，即依靠调到彼得格勒来的反动军队、依靠立宪民主党人和君主派的那帮军人卡芬雅克分子。

问题的实质在于，只有革命的人民群众才能够战胜这些新的执政者，而开展群众运动的条件是：不仅要由无产阶级来领导人民群众，而且要人民群众离弃已经背叛革命事业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

谁把市侩的道德观念混杂在政治问题中，谁就会这样议论：就算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支持过卡芬雅克分子解除无产阶级和革命部队的武装，犯了‘错误’，但也应当给他们‘改正’错误的机会；‘不要阻难’他们改正‘错误’要使小资产阶级比较容易地倒向工人方面来。这种议论，如果不是对工人的又一次欺骗，也是一种幼稚的或简直是愚蠢的见解，因为小资产阶级群众倒向工人方面来，只是而且正是指他们离弃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现在只有宣布策列铁里、切尔诺夫、唐恩和拉基特尼科夫是刽子手的帮凶，那才能算是改正“错误”。我们完全地无条件地赞成这样‘改正错误’……

我们说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现在应当作一补充：

正是在革命中，我们随时会遇到看不清真正的政权在哪里这种情况，会遇到形式上的政权和实际的政权相分离的情况。这也正是**一切革命时期的主要特点之一**。1917年3、4月间，人们不知道实际的政权是在政府手中，还是在苏维埃手中。

现在特别重要的是要使觉悟的工人冷静地观察一下革命的根本问题：目前国家政权是在谁的手里。只要你想一想政权的物质表现是什么，而不把空话当作事实，那就不难回答这个问题。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写道，国家首先就是武装队伍以及监狱之类的物质的附属物^①。在目前，那就是士官生和特地调到彼得格勒来的反动的哥萨克，就是那些把加米涅夫等人关在监狱里的人，就是那些封闭《真理报》⁷的人，就是那些解除工人和某一部分士兵武装的人，就是那些枪杀某一部分士兵的人，就是那些枪杀某一部分军队的人。正是这些刽子手掌握着实际的政权。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之流是没有实权的部长，是傀儡部长，是支持屠杀的那些政党的领袖。这是事实。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本人也许“不赞成”屠杀，他们的报纸战战兢兢地表白同屠杀没有瓜葛，那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这种政治外表的变化改变不了问题的实质。

封闭彼得格勒15万选民的报纸，士官生因工人沃伊诺夫从印刷厂拿出《〈真理报〉小报》⁸就把他杀害(7月6日)，这难道不是屠杀吗？这难道不是卡芬雅克分子干的勾当吗？有人会对我们说：无论是政府，还是苏维埃都“没有过错”。

我们回答说，这对政府和苏维埃来说就更糟糕，因为这说明它们等于零，它们是傀儡，并不掌握实际的政权。

^①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95页。——编者注

人民首先应当十分清楚地知道事情的真相，应当知道实际上是谁掌握着国家政权。必须把全部真相告诉人民：政权掌握在那帮军人卡芬雅克分子(克伦斯基、某些将军和军官等)手里,而以立宪民主党为首的整个资产阶级以及通过所有黑帮报纸，通过《新时报》⁹、《现代言论报》¹⁰ 等等进行活动的一切君主派都支持他们。

必须推翻这个政权。否则一切关于同反革命势力作斗争的话都是空话,都是‘ 欺骗自己,欺骗人民 ’。

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之流的部长们以及他们的政党现在都拥护这个政权，因此必须向人民说明他们充当着刽子手的角色，并且说明这些政党在 4 月 21 日、5 月 5 日、6 月 9 日和 7 月 4 日犯了“ 错误 ”¹¹ 以后，在他们赞同进攻政策（这种政策预先就大体决定了卡芬雅克分子在 7 月的胜利)以后,是必然会有这种‘ 结局 ’的。

必须改变对人民的全部鼓动工作，使鼓动工作考虑到当前革命的具体经验，特别是七月事变的具体经验，也就是说，应当清楚地指出人民的真正敌人是那帮军人，是立宪民主党人和黑帮分子，并且应当明确地揭露小资产阶级的政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一直起着刽子手帮凶的作用。

必须改变对人民的全部鼓动工作，必须说明，不推翻那帮军人的政权，不揭露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不使他们失去人民的信任，农民就绝对没有希望获得土地。在资本主义发展的“ 正常 ”条件下，要达到这一步将是一个漫长的极其困难的过程，但是战争和经济破坏会大大加速这一过程。这种“ 加速器 ”可以使一个月甚至一个星期相当于一年。

对于以上论述，大概会有两种反对意见：第一种反对意见是，现在谈坚决斗争就是鼓励分散地发动斗争，而这正好是帮助反革

命势力；第二种反对意见是，推翻反革命势力，这意味着政权仍然转到苏维埃手里。

我们对第一种反对意见回答说，俄国工人已经有很高的觉悟，决不会在显然对自己不利的时刻受人挑拨。如果他们现在就起来斗争和反抗，那会对反革命有利，这一点是无庸争辩的。只有在广大群众中重新出现新的革命高潮时才能进行坚决的斗争，这一点也是无庸争辩的。但是只是一般地谈论革命高涨、革命高潮、西欧工人的援助等等是不够的，必须从我们的过去得出明确的结论，必须考虑我们自己的教训。经过这样考虑就一定会提出同夺得了政权的反革命势力进行坚决斗争的口号。

第二种反对意见归结起来也是用过于一般的议论来偷换具体的真理。除革命的无产阶级以外，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推翻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正是革命的无产阶级，有了 1917 年 7 月的经验以后，应当独立地掌握国家政权，否则革命就不可能胜利。无产阶级掌握政权，贫苦农民即半无产者支持无产阶级，这是唯一的出路，而且我们已经回答过，哪些情况能够非常迅速地使这一点加快实现。

在这新的革命中可能而且一定会出现苏维埃，但是不是现在的苏维埃，不是同资产阶级妥协的机关，而是同资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机关。到那时候，我们也会主张按照苏维埃类型来组织整个国家，这是必然的。这并不是一般苏维埃的问题，而是同目前的反革命势力，同目前的苏维埃的背叛行为作斗争的问题。

用抽象的东西来偷换具体的东西，这是革命中一个最主要最危险的错误。现在的苏维埃由于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在其中占统治地位而垮台了，完全破产了。现在，这些苏维埃象是一群被

牵去宰割、在屠刀下咩咩哀叫的绵羊。现在，苏维埃在节节胜利的反革命势力面前显得软弱无力，一筹莫展。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可能被理解为“只是”号召把政权交给现在的苏维埃，如果这样说，如果号召这样做，那在目前情况下就是欺骗人民。而欺骗是最危险的行为。

从 2 月 27 日至 7 月 4 日这个俄国阶级斗争和党派斗争的发展周期已告结束。新的周期开始了，在这个周期参加活动的不是旧的阶级、旧的政党、旧的苏维埃，而是在斗争烈火中更生的并在斗争中经过锻炼、训练和改造的新的阶级、新的政党、新的苏维埃。不要向后看，而要向前看。应当运用新的即七月事变以后的阶级和政党的范畴来思考问题，而不应当运用旧的范畴来思考问题。在新的周期开始时，必须以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已经取得胜利这一事实作为出发点；反革命势力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是因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同它妥协，而只有革命的无产阶级才能战胜它。当然，在这个新的周期，无论是反革命势力获得彻底的胜利，无论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遭到彻底的失败（不进行斗争），或是掀起新革命的新高潮，都还要经过许多不同的阶段。但是关于这一点，只能留待以后这些阶段分别出现时再谈了……

感谢格·叶·李沃夫公爵

(1917 年 7 月 19 日〔8 月 1 日〕)

临时政府前首脑格·叶·李沃夫公爵在同临时政府记者委员会代表们告别的谈话中，作了宝贵的自白，工人们一定会为此而感谢他的。

李沃夫说：“最近国内发生的事件大大加强了 my 乐观精神。我相信，对于俄国说来，我们‘纵深突破’列宁战线，比德国人突破我们的西南战线，意义要重大得多。”

工人们怎能不感谢公爵估量阶级斗争的这种冷静态度呢？工人们不仅要感谢李沃夫，而且还要向他学习。

所有的资产者、地主以及尾随他们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反对“内战”的言论是多么冠冕堂皇，多么虚伪！看一看李沃夫公爵的宝贵自白，你们就会明白，他正是从内战的角度十分冷静地估量俄国国内形势的。领导反革命力量的资产阶级纵深地突破了革命工人的战线，这就是公爵的自白中所包含的一点点真理。两个敌人、两个敌对的营垒，一个突破另一个的战线，这就是李沃夫公爵所总结的俄国国内形势。我们衷心感谢李沃夫公爵的坦率！要知道，他比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这些伤感的市侩正确一千倍，因为他们认为，在革命时期必然极度激化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会因他们的诅咒和恳求而消失！

两个敌人、两个敌对的营垒，一个突破另一个的战线，这就是李沃夫公爵的正确的历史哲学。他实际上没有把第三个营垒即小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算在里边，这是对的。这第三个营垒看来很大，事实上却不能独立解决任何事情；冷静地发表议论的公爵明白这一点，每一个了解小资产阶级经济地位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明白这一点，并且每一个深入思考革命历史教训的人也明白这一点，因为革命历史教训始终表明，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尖锐化的时候，小资产阶级政党总是软弱无力的。

甚至在战争时期，国内的阶级斗争也比同国外敌人的斗争重要得多，——大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用种种粗野的语言谩骂布尔什维克，就是因为布尔什维克肯定这个真理！无数喜欢谈论“统一”、“革命民主”等等冠冕堂皇词句的人竭力屏弃的也就是这个真理！

但是到了严重的决定性的关头，李沃夫公爵立刻完全承认了这个真理，他公开宣称：“战胜”国内阶级敌人，比同国外敌人斗争的战线上的形势更重要。这是一个不容争辩的真理。这是一个大有教益的真理。工人们将十分感谢李沃夫公爵，感谢他承认、提示和传播了这个真理。为了感谢公爵，工人们将运用党的力量，使最广泛的被剥削劳动群众更好地了解和掌握这个真理。在工人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中，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个真理更有用的了。

李沃夫公爵谈得如此扬扬得意的内战战线的“突破”是指什么呢？这个问题应该特别仔细地分析一下，使工人们能够好好地向李沃夫学习。

这一次内战“战线的突破”，首先是指资产阶级把无数谰言和诽谤加在它的阶级敌人布尔什维克身上，在诬蔑政敌这个最卑鄙

最肮脏的勾当中空前地卖力。这可以说是“突破阶级斗争战线的”“思想准备”。

其次是物质的、关系事物实质的“突破”，指的是逮捕敌对政派的人员，宣布这些人不受法律保护，不经审判就在街上把他们的一部分人打死(7月6日沃伊诺夫从《真理报》印刷厂拿报纸出来就被杀害了)，查封他们的报纸，解除工人和革命士兵的武装。

这就是“阶级敌人战线的突破”。愿工人们好好地考虑一下这种办法，到时候也能用它来对付资产阶级。

无产阶级永远不会采用诽谤手段。它查封资产阶级报纸的时候，会在法律和政府的命令中公然宣布资本家及其辩护者是人民公敌。以我们的敌人即政府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以苏维埃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根本不敢直率地公开地说出要查封《真理报》，说出查封它的原因。无产阶级采取行动，将不是靠诽谤，而是靠讲真话。无产阶级会向农民和全体人民如实说明资产阶级报纸的真相，说明必须把它们查封的原因。

与小资产阶级的空谈家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不同，无产阶级一定会深刻地了解，阶级斗争“战线的突破”，制服敌人，制服剥削者，实际上是怎么一回事。李沃夫公爵帮助无产阶级认识了这个真理。我们感谢李沃夫公爵。

论立宪幻想¹²

（1917 年 7 月 5 日和 26 日〔7 月 18 日和 8 月 8 日〕之间）

所谓立宪幻想，是指这样一种政治错误：尽管规范的、法定的、正规的、合法的，总之是‘立宪的’制度实际上并不存在，人们却把它当作现行的制度。乍看起来，也许会认为在今天的俄国，在 1917 年 7 月，在宪法根本还没有制定的时候，谈不上产生立宪幻想。但是这种想法是极端错误的。实际上，俄国目前整个政治形势的关键就在于非常广大的人民群众充满了立宪幻想。不了解这一点，就根本不能了解俄国目前的政治形势。如果不把重点放在系统地和无情地揭穿立宪幻想上面，不揭露这些幻想的一切根源，重新指明正确的政治前途，那在正确提出当前俄国的策略任务方面就肯定寸步难行。

现在我们来看看目前抱有立宪幻想的人的三种最典型的意见，并比较仔细地加以分析。

第一种意见是，我国正处于立宪会议召开的前夕¹³，因此目前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临时的、暂行的、不大重要的、非决定性的，不久就要由立宪会议重新审议并最后确定。第二种意见是，某些政党，例如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党或这两个党的联盟，在人民中或者在苏维埃这样“最有威信的”机关中拥有明显的无可怀疑的多数，因此在此在共和制的、民主的、革命的俄国，这些政党的意志，这些机关的